

# 生死白浮泉

□彭玲

我一个人向白浮泉走去。这是运河曾经走过的路,也是他曾经走过的路。

路已经埋没了所有的脚印,但是大地依然四季风,天空依然烟波蓝,白浮泉像等待元朝的锄头一样等待着我的到来。

我是从沧州运河而来,人们叫它南运河。

一条运河隐藏了太多的故事,我顺着河走,越过天津的三岔口,通州的燃灯塔,北京的昆明湖,前来寻找它的北方源头——昌平白浮泉。

数百年前,那个人像我一样,沿着这条河,一直向北,为运河联通京师而凝眉。

那个人在甘肃、山东、河北等地都留下了治水的足迹,他脚下趟出一条条弯曲的河道,胸中装着蛛网一样的舆形图,深邃的目光望向了西北的群山。

他,就是我的河北老乡、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。

北京左环沧海,右拥太行,北枕居庸,南襟河济,他对这里的山川形胜,一定进行了无数次的踏访,才终于走到了龙泉山。他一声令下,大山敞开,河流改向,泉水汇聚,左弯右绕,奔向通州。

今天,我也站在了龙泉山上,想象着他肩头沉甸甸的责任。

开河引水是科学问题,水量需要多大,落差怎样控制,沿途河道如何交接,都需要通盘考虑。前人引过永定河的水,水太汹涌,失败了;引过玉泉山的水,水量太小,失败了。这一次,只有一万,没有万一。一旦有万一,工程毁弃不说,京师百姓皆会置身万劫不复。

这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段。它维系着京城的命脉,也维系着长城外万以数计的上都人的生计。

一人一泉,就这样写进历史。

龙泉山是平原上的一座小孤山,山形圆润亲切,山脊清晰俊秀。白浮泉,出自岩缝,挂成水瀑,喷溅在龙泉山下,形成深池。水原来烂漫无心,无拘无束,随性流淌。现在在郭守敬的召唤下,点一点头,扭一扭身,掉头向西,再向南,再向东……它第一次肩负了使命,携河带水,

奔赴通州。

这一穿越,便是数百年的光明。我来到龙泉山时,正是春和景明的四月,粉棠绽放,黄楝盛开,白浮泉所在地,已变成了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。

依山脚而走,直奔白浮泉。行数百米,一座碑亭映入眼帘。

亭子翘角飞檐,鸱吻含脊,仿元建筑风格,四梁八柱,沉稳厚朴。

顶子全部灰瓦灰砖,木构件棕色油饰,雀替牙子、斗拱耍头、板椽交接处,则做绿色油饰。庄重大气的灰与沉稳内敛的棕和谐交融,细节处的蓝绿色点染则为它增添丝丝灵韵。

亭子檐头,悬挂斗字形匾,上书“白浮之泉”四个金字。亭子下罩一石碑,碑正面刻有“白浮泉遗址”五个大字,背面有“白浮泉遗址整修记”。

碑亭下方,青白石雕刻的九个龙头,正张着大嘴,作喷珠泻玉之状。龙嘴下方,便是九龙池。

当年龙泉旺盛,九龙喷水一派壮观,这儿也因此成为赫赫有名的“燕平八景”之一。

现在,大山收走了泉水,泉水隐匿无踪,只留下碑亭作证。九龙哑声,张大的嘴似在回味昔日的盛景。

九龙池里有浅浅的水影,浅到兜揽不住天光云影。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,竖立在旁边,静静地守护着源头遗址。

如果不是历史的注解,很难想象,白浮泉作为大运河北方的源头,书写的是一段北京城“漂”来的故事。

元朝定都北京后,“通州至大都,陆运官粮,岁若千万石,方秋霖雨,驴畜死者不可胜计……”。元世祖忽必烈任命“习水之利、巧思绝人”的郭守敬兴修水利,沟通运河。

年届花甲的郭守敬,再次登场。

这时候,他既是个卓越的水利专家,更是一位知天文、晓地理的科学家。他任职太史令多年,主持制作过简仪、仰仪、圭表等10多种天文仪器,主持编制的新历法《授时历》颁行天下,成为当时最精确、最先进的一部历法,并很快传播到朝鲜和日本。这些成果都比欧洲早300多

年。

他在水利方面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,足迹遍及半个中国,完成大小百余处河渠沟堰的治理,也是他,跋山涉水测绘山东段运河的路线,裁弯取直1000公里,将隋唐以来以东西方向为漕运目的的运河,真正变成了以南北运输为目的的“京杭大运河”。

从京城引水到通州,第一个难题就是确定水源。确定,是个动词,它不是地图上的指指划划,也不是唤将派卒的无头乱转。郭守敬亲自出发,详细勘查京城北部的山川河流,用脚步一点点丈量。那里都是野兽出没的地方,没有路,人迹罕至。在昌平东龙泉山脚下,他发现了水量充足、长年不竭的泉水——白浮泉。他的勇气与精绝的治水能力,让他在龙泉山脚的白浮泉面前,做了一锤定音的决定:以泉水为源头,汇聚诸河,达积水潭,再抵通州。

郭守敬的这一大胆计划,得到了忽必烈的赞同,他下令,“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鍤倡工。”

郭守敬,一定是知山水脾性的,遇山绕着走,遇水引着行,给水牢笼,也给水自由。他根据地形和水位落差,在沿线修建了堤堰、闸坝、斗门,将京城西北泉水、河水、山溪与京城内水系联合为一体,又将这些水源源不断导向通州。

通州与京城通杭,时间跨度仅为一

年。来自南方的粮船沿运河,逆水而上,直抵北京城内的积水潭,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。

京师再无转输之劳,周边城区也随之空前繁荣起来,源源不断的粮米,又从这里运往内蒙等地。

即便今日想象,那种开河的盛大场面,犹是一种强烈的震撼:参加施工的有军卒19129名,工匠542名,水手319名……上自丞相官员,下自平民囚隶,都统一接受郭守敬的调度指挥,挥汗劳动。

而成功通航的场面,又何尝不是令人激动万分:船帆相济,会师京都,码头米粮物资堆积如山。可巧的是,竣工通航之时,正赶上忽必烈从上都(今内蒙

古多伦附近)避暑回来,皇帝远远望去,见积水潭南来北往的船只首尾相接,蔽水连云,非常高兴,将这条河赐名为通惠河。

通惠河没有取直线,目的就是绕过清河与沙河两条地势较低的河流。白浮泉与积水潭的落差仅为4米,在没有现代测量仪器的年代,能够做到如此周密精确的设计,令人叹为观止。这条引水路线是如此科学,以至于今天的京密引水渠仍在

使用。

历史上从此有了“大运河漂来紫禁城”的故事。

一水贯出天下脉,白浮泉功莫大焉,郭守敬功莫大焉。

白浮泉像龙头,滔滔泉水转折西南,与运河水会师,从此白浮泉被誉为“京闸坝之源”,成为当之无愧的京杭大运河母亲泉。

后人在山顶建了都龙王庙,山腰建了龙泉禅寺,在白浮泉畔建了九龙池,把这里永远标注成一段历史涛声的起点。

我站在九龙池畔,听松涛阵阵,看山花缤纷。

时光,总有它的喧哗和灿烂。历史一个转身,泉不见,河不见,人不见,水以水库的形式滋养着万物,人以星辰的光辉永存空间。

月球上,有一座环形山叫郭守敬;星空中,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郭守敬;大地上,登封古观星台有一座铜像,叫郭守敬;北京西海子公园,有一座汇通祠,名叫郭守敬纪念馆。

郭守敬飞跃了时空,在天空闪耀。

大运河走进了世界遗产名录,成为文化之源。

白浮泉珍藏了一切,无声诉说。

彭玲

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林业生态作协会员,出版有《夺命书香》《从修脚工到董事长》《单桥传奇》等多部作品。

# 北归梦

□彭桐

苏东坡不仅是有梦的人,而且是多梦的人,他的美梦往往是祈愿,他的好梦也会意外成真。他总是富有诗人的天真,对人间怀抱不灭的希望,对天理的公正有着极大的信心。

作为诗人,在贬谪途中,东坡爱用诗句逗自己开心。

当得到大儿子苏迈所寄的家书,苏东坡遂借酒意做了一篇赋寄给诸子侄分享。这赋开头,苏东坡说他“我似老牛鞭不动,雨滑泥深四蹄重”,结尾称“但令文字还照世,粪土腐余安足梦”,中间则笑语“岂唯万一许生还,尚恐九十烦珍从”。这笑语意谓:岂止希望万一能生还故京,而且恐怕还活到九十岁,烦劳皇上来慰问呢。

获悉僧人参寥要从浙江赶来儋州探望,苏东坡急回信,在《与参寥书》中结尾处道:“相知之深,不可不尽其其实尔。自揣余生,必须相见。公但记此言,非妄语也。”参寥与东坡初识于彭城,东坡称赏其诗,评其诗清绝,后两人相交益厚,结果对方因此受牵连负罪,曾被逼还俗,后复为僧。信中他劝参寥不必干冒险的事,是为了避免好友再受连累。还颇为严肃地道:“君不必来看我,我能北归,活着与你相见。”

在海南儋州的一个夜晚,苏东坡还

做了一个梦,登上了广东惠州他曾居住了一段日子的合江楼,看月色如水。在这梦里,曾是宰相的韩琦骑鹤飞来相告:“接到诏令,我与你一起担任重要部门的职务。因此特来通报。”东坡认为好梦有吉兆,他“北归中原,当不久也。”遂把这些一一写进《梦韩魏公》一文。

元符三年(1100)正月,23岁的宋哲宗赵煦病逝无子,其异母弟赵佶登位为宋徽宗,向太后听政,以韩琦之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,积极革新政治,时人称为“小元祐”。迫害东坡等“元祐党人”的章惇受贬斥。东坡“粗闻新政”,在给范冲的书信《与范元长二首》之二中道:“乞为骨肉保爱宽怀,以待北归也。”他为友人儿孙们乞愿,说宽心等他北归。

虽地处蛮荒之地,信息不灵,但已闻新政风声,无时不盼望北归喜讯。适逢连年灾后迎来丰收年,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的苏东坡颇为欢喜。在一个傍晚云开雨散凭栏观赏一道彩虹时,东坡顿觉清雄之气扑面,当即吟咏《儋耳》道:“霹雳收威暮雨开,独凭栏槛倚崔嵬。垂天雌霓云端下,快意雄风海上来。野老已歌丰岁语,除书欲放逐臣回。残年饱饭东坡老,一壑能专万事灰。”这首词,写在雷雨后的黄昏独自登高所见到的情景,也是象征时局,还在尾联写到以后的打算:只

想残年饱饭,安心养神,其余的事,已无能为力。全诗既表现出对朝政更新希望和欢快,又流露了年事已衰、万念俱灰的感伤,但总的基调清雄慷慨,颇具浩然之气。

清人方东树极赞此诗第二联,誉之为“奇警”。第三联“野老已歌丰岁语,除书欲放逐臣回”,用今天的话说,意思是“乡下的农人们已经唱起了丰年的歌谣,朝廷召回我这逐臣的文书想也写好了。”这也让人击掌赞叹,见其心声。

眼见遇赦有希望,苏东坡也显得更加激动与欣喜,但他也总爱把复杂情思融进诗作。在《和陶始经曲阿》中,东坡拿自己与陶渊明对比,说陶堕入诗酒之中后,便与功名永别离,而他出生时正值盛世良时,出任做官义不当辞。他认为个人命运如此,好在罢废之后生还于九死之余。只是对不起陶渊明,“独有愧此翁”,为大名所累难于长久安居。东坡预测,皇室北郊祭祀大典会有赏赐,自己作为罪臣的囚禁将被解除。

这年四月,韩忠彦入相,皇上下诏“范纯仁等复官观,苏轼等徙内郡。”原来被贬的元祐党人,已死的被追复原官,未死的都迁回内郡居住。六月接到内迁廉州(州治在今广西合浦)的诏书,65岁高龄的东坡随即踏上归途。过澄迈时,一

路跟来的爱犬“乌嘴”不肯回,乐得东坡夸赞乌嘴“知我当北归,掉尾喜欲舞”,还用晋朝陆机借名为黄耳的狗传家书之典故,笑言“何当寄家书,黄耳定乃祖”。

“使命远临,初闻丧胆。诏词温厚,亟返惊魂。”虽然梦里梦外的祈愿,也想尽各种办法自我安慰,但是东坡确未料到真的可以北归梦圆。在《移廉州谢上表》中,他“喜溢颜面”,称“恍若醉梦,已无意于生还;岂谓优容,许承恩而近徙。”意思是说:恍惚中就像是在做梦,已经没有了生还的意思;岂料到还被优待宽容,准许其承受恩泽移回接近朝廷的地方。在叙述岭南烟瘴五年种种凄凉和坎坷后,因免除死罪而对皇帝感恩戴德,希望从此能够肝脑涂地报答朝廷。

在此表的最后,总是因言获罪的东坡表示,这一辈子不敢再求虚荣,“处世便知缄口”。然而,一生乐天而心直口快的东坡,真的会三缄其口吗?或许,这也可能当他快意醉语,又是“笑劳生一梦”!

彭桐

海南省作协会员,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多篇,已出版《琼史遗珠》《夸下海口》《爱的传说》等个人专著5部。